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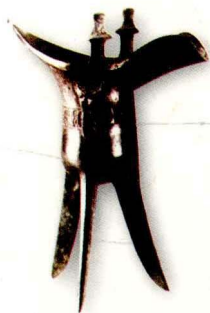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二十卷



选择中国最佳文韬武略名著

吸收古今名家注疏成果心得



管子 晏子春秋

孙子兵法 鬼谷子

战国策 荀子 韩非子 颜氏家训

贞观政要 呻吟语 菜根谭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徐兆仁 主编



医药学院 610 2 07029146

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二十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善良的事；邪臣爱施欺诈、装假的勾当，自我标榜、掩饰过错，做事不能公平、方正，隐藏自己的机巧，远离事业、功劳。

故智者之所短，不如愚者之所长。文公^①种米，曾子^②驾羊。相士^③不熟，信邪失方。察察^④者有所不见，恢恢^⑤者何所不容？朴质者近忠，便^⑥巧者近亡。

【注释】 ①文公：指晋文公，春秋五霸之一。 ②曾子：即曾参，孔子的学生。 ③相(xiàng)：端详。 ④察察：明察的样子。 ⑤恢恢：广大的样子。 ⑥便：善辩。

【译文】所以智者欠缺的方面，不如愚者擅长的方面。晋文公拿了米去种，曾参让羊去驾车。考察士人不周到，就会信任奸邪而不信任正直的人。观察细致的人也有看不到的地方，气度宏大的人有什么容不下呢？质朴的人接近忠诚，善辩取巧的人接近灭亡。

君子远荧荧^①之色，放^②铮铮^③之声，绝恬^④美之味，疏嗔呕^⑤之情。天道以大制小，以重颠^⑥轻。以小制大，乱度干^⑦贞。谗夫似贤，美言似信，听之者惑，观之者冥^⑧。故苏秦^⑨尊于诸侯，商鞅^⑩显于西秦。世无贤智之君，孰能别其形？故尧放驩兜^⑪，仲尼诛少正卯^⑫。甘言之所嘉，靡^⑬不为之倾，唯尧知其实，仲尼见其情。故干圣王者诛，遏贤君者刑，遭凡王者贵，触乱世者荣。郑僂^⑭亡齐而归鲁，齐有九合^⑮之名，而鲁有乾时^⑯之耻。夫据千乘之国，而信谗佞之计，未有不亡者也。故《诗》云：“谗人罔^⑰极，交乱四国。”众邪合心，以倾一君，国危民失，不亦宜乎！

【注释】 ①荧荧：形容美女容貌艳丽。 ②放：放弃。 ③铮铮：这里指琴声。 ④恬：通“甜”。 ⑤嗔呕：谄媚的声音。 ⑥颠：通“镇”。 ⑦干(gān)：侵犯。 ⑧冥：不明。 ⑨苏秦：战国时著名纵横家。 ⑩商鞅：战国时著名政治家，曾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。 ⑪放：流放。驩(huān)兜：传说中的恶人。 ⑫少正卯：春秋时鲁国大夫。 ⑬靡：没有。 ⑭郑僂：春秋时郑国人，曾被齐人扣留，后逃到鲁国。 ⑮九合：指齐桓公多次与诸侯盟会之事。“九”是虚数，表示多。 ⑯乾时：鲁地名。鲁国军队在此地被齐军打败。 ⑰罔：无。

【译文】君子远离女色，放弃靡靡之音，禁绝甜美的食物，疏远谄媚的人情。天以大的制约小的，以重的镇服轻的。如果

不是这样，而是以小的制约大的，就会扰乱法度、侵扰正确的东西。爱进谗言的人倒是贤明的，花言巧语倒是真话一样。这些就使听的人被迷惑，看的人变得昏昏不明。所以就会有苏秦这样的人被诸侯敬重，商鞅这样的人在秦国获得显位。世上如果没有贤明智慧的君主，谁能辨别其真实情况呢？所以尧流放了驩兜，孔子诛杀了少正卯。甜美的语言所赞美的东西，没有不为之倾倒的。只有尧知道实在的内容，孔子看到了真情。所以，冒犯圣王的要诛杀，逆贤君的要定死罪，遭逢平庸的君主反而会显贵，遇上乱世反而会荣升。郑詹从齐国逃到鲁国，齐国成就了霸业，有九合诸侯的名声，而鲁国却得到了兵败乾时的耻辱。占有千乘之国，而相信爱说假话的奸佞之人，没有不亡国的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“谗人陷害别人没完没了，把四个国家都搞乱了。”众多的邪恶势力同心合力，来使一国君主倒台。国家危难，人民流失，不是活该如此吗？

第四 无为^①

道莫大于无为，行莫大于谨敬。何以言之？昔舜治天下也，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寂若无治国之意，漠若无忧天下之心，然而天下大治。周公制作礼乐，郊^②天地，望^③山川。师旅不设，刑格^④法悬。而四海之内，奉供来臻；越裳^⑤之君，重译^⑥来朝。故无为者乃有为也。

【注释】 ①无为：儒家理想的政治模式，指统治者简明从政，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各种职务。 ②郊：祭祀的一种，在郊外祭天地。 ③望：祭祀的一种，遥望而祭山川。 ④格：搁置。 ⑤越裳：南方大国名。 ⑥重译：辗转翻译。

【译文】治国之道没有比无为更重要的了，做事做人没有比谨慎恭敬更重要的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过去舜治理天下的时候，弹奏五弦琴，唱着《南风》的诗句，清静寂寞，好像没有治理国家的意向，淡漠得好像没有为天下担忧的念头。即使这样，却能做到天下大治。周公制订、创造出礼和乐，祭祀天地、山川。军队不再设立，刑律法规都被搁置起来了。而四海之内，都带了供品前来朝见，甚至连偏远的越裳国君，也通过多重翻译前来朝见。所以无为的治理方法其实是有为的。

秦始皇设刑罚，为车裂之诛，以斂^①奸邪；筑长城于戎境^②，以备胡、越^③。征大吞小，威震天下；将帅横行，以服外国，蒙恬^④讨乱于外，李斯治法于内。事愈烦而天下愈乱；法愈滋而天下愈炽；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。秦非不欲治也，然失之者，乃举措太众，刑罚太极故也。

【注释】 ①斂：约束、节制。 ②戎境：泛指边境。 ③胡、越：代指古代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。 ④蒙恬：秦大将名，曾率兵三十万击败匈奴。

【译文】秦始皇设立刑罚，制定了车裂这种诛杀的形式，以此来节制奸邪；在边界的地方修筑长城，以防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前来骚扰。秦国征伐大国，吞并小国，威震天下。它的将帅们纵横驰骋，以征服其他国家。大将蒙恬外出征讨乱国，丞相李斯在国内治理政务。事情越烦杂，天下越乱；法令越多，国内矛盾越复杂；兵马设置越多，对抗的人越多。秦王并非不想治理自己的国家，然而亡国的原因，在于设置法律太多，刑罚太残酷啊！

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苞^①身，行中和^②以统远，民畏其威而从其化，怀其德而归其境，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。民不罚而畏，不赏而劝^③，渐渍^④于道德，而被服^⑤于中和之所致也。

【注释】 ①苞：通“包”，这里有保护的意思。 ②中和：即谐调，是儒家向往的境界。 ③劝：鼓励。 ④渐渍：浸染。 ⑤被服：这里是感受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所以君子崇尚宽舒，以此保护自身；奉行中和的准则，以此统领远方。百姓敬畏他的威名而信从他的教化，向往他的德治而投奔到他的国土来，赞美他的政治而不敢违犯他的政令。人民不用惩罚就会畏惧刑法，不用奖赏而受到鼓励。受到道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而感受到中和之治所产生的效果。

夫法令，所以诛暴也。故曾、闵^①之孝，夷、齐^②之廉，此宁^③畏法教而为之者哉？故尧舜之民，可比^④屋而封；桀、纣之民，可比屋而诛。何者？化^⑤使其然也。故近河之地湿而近山之木长者，以类相及也，高山出云，丘阜^⑥生气，四渎^⑦东流，百川无西行者，小象大而少从多也。

【注释】 ①曾、闵：见前《道基》篇注。 ②夷、齐：见前

《道基》篇注。③宁：难道。④比：并，紧靠。⑤化：教化。

⑥丘阜：大土堆。⑦四渎：见前《道基》篇注。

【译文】法令是用来诛灭强暴的，所以曾参、闵损的孝行，伯夷、叔齐的廉洁，这些难道是因为畏惧法令教化而做出来的吗？所以尧舜时代的人，家家都可以被封官；而桀纣时代的人，家家都可能被诛杀。为什么呢？教化使他们成为这种状况。所以靠近黄河的土地湿润，靠山的树木长得高，是因为事物都是依其类别联系在一起的。高山会生出云彩，土丘就会产生水气；四条大河向东流去，百川就没有西行的。这些是因为小的事物取象于大的，而少的随从多的。

夫王者之都，南面之君，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。举措动作，不可以失法度。昔者周襄王^①不能事^②后母，出居于郑，而下多叛其亲。秦始皇骄奢靡丽^③，好作高台榭^④，广宫室，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，莫不仿之，设房闼^⑤，备廐^⑥车，缮雕琢刻画之好，博玄黄琦玮^⑦之色，以乱制度。齐桓公好妇人之色，妻^⑧姑姊妹^⑨，而国中多淫于骨肉。楚平王^⑩奢侈纵恣，不能制下。检民以德，增驾百马而行，欲令天下人饶财富利，明不可及，于是楚国愈奢，君臣无别。故上之化下，犹风之靡^⑪草也。王者尚武于朝，则农夫缮甲兵于田。故君子之御下也，民奢应之以俭，骄淫者统之以理。未有上仁而下残，上义而下争者也。故孔子曰：“移风易俗。”岂家至之哉？先之于身而已矣。

【注释】①周襄王：周朝第八任君主。②事：侍奉。③靡丽：奢华。④榭：台上盖的高屋。⑤闼（tà）：正室两旁的小屋。⑥廐：马棚。⑦玄黄琦玮：见前《道基》篇注。⑧妻：娶妻。⑨姑姊妹：父亲的姐妹，比自己大的叫姑姊，比自己小的叫妹妹。⑩楚平王：春秋时楚国君主，公元前528年至公元前516年在位。⑪靡：倒下。

【译文】君王的都城和君王本人，都是百姓模仿的对象，君王的一举一动不可没有法度。过去周襄王不能侍奉自己的继母，将她迁出国都住在郑国，而下面的人很多因此背叛了自己的双亲。秦始皇骄纵奢华，喜好建造高大的台和榭及宽广的宫室，这样天下豪家富族建立房屋的时候，没有不仿效他的，设置正房两旁的小室，配备齐全马棚和车库，整治那些雕琢、刻

画之类的精巧工艺，得到各种绮丽的色采，因而扰乱了既有的制度。齐恒公好女色，甚至占有了自己的姑姑，因此国内多有同自己的骨肉之亲发生淫乱的事。楚平王奢侈放纵，不能节制下民，不能凭借自己的道德检查百姓，而是增加驾车的马匹，使一百匹马同行。这样做，想使天下人增多财富，分明是办不到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楚国更奢侈了，君臣之间已没有差别了。所以上面影响下面，如同风使草倒下一样容易。当君主的在朝廷崇尚武功，那么农民可以在田地里整治军备。所以君主驾驭下民的时候，如果老百姓生活奢侈，就要以检朴来回应；如果老百姓骄纵荒淫，就要以理统领他们。没有上面仁慈而下面凶残的，也没有上面守信义而下面爱争抢的。所以孔子说：“移风易俗”。难道这是要求家家这样做的吗？不，只是先以自身实行罢了。

第五 辨惑

夫举事^①者，或为善而不称^②善、或不善而称善者何？视之者谬而论之者误也。故行或合于世，言或须于耳，斯乃阿上^③之意，从上之旨。操直而乖^④方，怀曲而合邪。因其刚柔之势，为作纵横之术，故无忤逆之言，无不合之义^⑤者。

【注释】 ①举事：做事。 ②称：颂扬。 ③阿上：阿谀帝王。

④乖：背离。 ⑤义：通“议”。

【译文】就做事来说，有的人做好事但人们不说他好，有的人不做好事人们却说他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看到表面现象并加以评论的人的错误。所以一些人的行为或许合乎世情，言论或许听起来顺耳，这其实是奉承君主，顺从君主的心意。表面上装扮得正直而行为背离正直，心怀邪念而行为合于邪恶，顺着事情的不同情况，玩弄各种法术，因而没有违反君主的言语，也没有不合乎君主意图的议论。

鲁哀公^①问于有若^②，曰：“年饥^③，用^④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^⑤彻^⑥乎？”盖损上而归之于下，则忤^⑦于耳而不合于意，遂逆^⑧而不用也。此所谓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也。有若岂不知阿哀公之意，为益国之义哉？夫君子直道而行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。故行不敢苟合，言不为苟容。虽无功于世，而名足

称也；虽言不用于国家，而举措之言可法也。

【注释】 ①哀公：春秋鲁国最后一位君主。 ②有若：孔子弟子。 ③饥：庄稼不收。 ④用：费用。 ⑤盍：何不。 ⑥彻：周代税收制度，为十分之一税。 ⑦忤：不顺。 ⑧逆：拒绝。

【译文】过去鲁哀公问有若：“年成歉收，国家费用不足，怎么办？”有若回答说：“为什么不实行十一之税呢？”这是减损帝王的利益给了老百姓，因此帝王听着不顺耳，不合乎心意，于是拒不采用。这就是所谓端正自己的行为，而不苟且迎合于世俗啊！有若难道不懂得奉承哀公的意向，发一些有助于统治者的议论吗？君子坚持正直的操守，知道必然蒙受屈辱而不肯回避。所以行为不敢苟且迎合，说话不是为了苟且容身于世。这样做虽然对社会没有功效，而名声完全值得颂扬；虽然言论不被国家采用，但其施政的言论可以效法。

故殊^①于世俗，则身孤于士众。夫邪曲之相衔，枉桡之相错^②，正直故不得容其间。谄佞之相扶，谗口之相誉，无高而不可上，无深而不可往者何？以党辈^③众多，而辞语谐合。

【注释】 ①殊：不同。 ②错：交错。 ③党辈：帮派，同伙。

【译文】所以一个人如果言行完全不同于世俗，那么他就会被众人孤立。那些不正派的人互相勾结，关系复杂，所以正直的人无法在他们中间容身。谄媚、奸佞的人互相扶助，专说别人坏话的人在一起互相吹捧，没有任何高位他们不能上，没有任何禁地他们不能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拉帮结党的人很多，而他们的言论又彼此合拍。

夫众口毁誉^①，浮石沉木。群邪相抑，以直为曲。视之不察，以白为黑。夫曲直之异形，白黑之殊色，乃天下之易见也，然而自缪^②心惑者，众邪误之。

【注释】 ①毁誉：毁谤或赞誉。 ②缪：通“谬”。

【译文】众人说好说坏，可以使石头浮起来而使木头沉下去。一群不正派的人相互以非为是，就可以颠倒是非。看到这些现象而不认真考察，就会把白的说成黑的。本来弯的和直的形状不同，白的和黑的颜色不同，是天下容易看出来的现象，但是眼睛却会看错，心里却会迷惑，这是因为众多的奸邪之人使人发生了这种误解。

秦二世之时，赵高驾鹿而从行。王曰：“丞相何为驾鹿？”高曰：“马也。”王曰：“丞相误邪^①，以鹿为马也。”高曰：“乃马也。陛下以臣之言为不然，顾问群臣。”于是乃问群臣，群臣半言马半言鹿。当此之时，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，而从邪臣之言。鹿与马之异形，乃众人之所知也，然不能别其是非，况于暗昧^②之事乎？《易》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义断金。”群党合意，以倾^③一君，孰不移哉！

【注释】 ①邪：通“也”。 ②暗昧(àn mèi)：不明白。 ③倾：推翻。

【译文】秦二世的时候，赵高以鹿驾车随行在后。秦二世说：“丞相为什么以鹿驾车？”赵高回答说：“是马。”秦二世又说：“丞相错了，把鹿当成马了。”赵高说：“真的是马，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，请您问众位臣子。”于是秦二世问众臣，有一半人说是马，一半人说是鹿。在这种时候，连秦二世也对自己正常的眼睛不相信了，反而听从了邪臣的话。鹿与马形体的不同，是众人都知道的，但是还不能辨别是鹿还是马，何况对自己不明白，不了解的事呢？《易》上说：“二人同心，可以把铜铁这样坚硬的東西截断。”众多的奸党联合起来，推倒一国之君，哪个君主能不为所动呢？

人有与曾子同姓名者杀人，有人告曾子母曰：“参乃杀人。”母方织，如故。有顷^①复告云^②。若是者三，曾子母投杼^③逾垣^④而去。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杀人也，言之者众。夫流言之并至，众人之所是非，虽贤智不敢自毕^⑤，况凡人乎？

【注释】 ①有顷：一会儿。 ②云：句尾助词，无义。 ③杼(zhù)：织布梭子。 ④逾垣：跳墙。 ⑤毕：疑为“必”的假借字。

【译文】有一个和曾参名字相同的人杀了人，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：“曾参杀人了。”曾参母亲正在织布，听到这样的话后，还像原来那样织布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人把这样的话告诉了她。说这样的话的人来了三次，曾参母亲扔下织布梭子越墙而去。曾参的母亲不是不知道儿子不杀人，但是说这样的话的人多了，她就不敢不信了。流言蜚语一起来到，众口一词，即使贤良智慧的人也不敢自信了，何况普通人呢？

鲁定公^①之时，与齐侯^②会于夹谷^③，孔子行相^④事。两君

升^⑤坛，两相处下^⑥，两相欲揖，君臣之礼，济济^⑦备焉。齐人鼓噪^⑧而起，欲执^⑨鲁公。孔子历阶^⑩而上，不尽一等^⑪而立，谓齐侯曰：“两君合好，以礼相率^⑫，以乐相化^⑬，臣闻嘉乐^⑭不野合^⑮，牺象^⑯之荐^⑰不下堂。夷狄^⑱之民何求为？”命司马^⑲请止之。定公曰：“诺^⑳。”齐侯逡巡^㉑而避席曰：“寡人之过。”退而自责大夫，罢会^㉒。齐人使优旃^㉓舞于公之幕^㉔下，傲戏^㉕，欲侯鲁君之隙^㉖，以执定公。孔子叹曰：“君辱臣当死^㉗。”使司马行法斩焉，首足异门而出。于是齐人惧然而恐，君臣易操^㉘，不安其故行，乃归鲁四邑之侵地，终无乘^㉙鲁之心。邻国震动，人怀向鲁之意。强国骄君，莫不恐惧。邪臣佞人，变行易虑。天下之政，□□而折中。而定公拘于三家^㉚，陷于众口，不能卒^㉛用孔子者，内无独见之明，外惑邪臣之党，以弱其国而亡其身。权归于三家，邑土单^㉜于强齐。夫用人若彼，失人若此，然定公不觉悟，信季孙之计，背贞臣^㉝之策，以获拘弱之名，而丧丘山之功，不亦惑乎！

【注释】 ①鲁定公：春秋鲁国国君。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495年在位。 ②齐侯：指齐景公，春秋齐国国君。公元前547年至公元前490年在位。 ③夹谷：地名，在今山东莱芜。 ④相：司仪。 ⑤升：登。 ⑥处下：居下位。 ⑦济济：恭敬庄重的样子。 ⑧鼓噪(zào)：喧闹。 ⑨执：抓起来。 ⑩历阶：一步一级地登阶。 ⑪一等：这里指台阶的一级。 ⑫率：服从。 ⑬化：感化。 ⑭嘉乐：钟鼓之乐，是古时宫廷内宴会配备的音乐。 ⑮野合：露天演奏。 ⑯牺象：指牺尊和象尊，是牛形或象形的酒器。 ⑰荐：进献的贡品。 ⑱夷狄：指少数民族，含贬义。 ⑲司马：军中执法官。 ⑳诺：表示答应的话。 ㉑逡(qūn)巡：后退。 ㉒罢会：结束会见。 ㉓优旃(zhān)：优，专职表演歌舞的人，旃是他的名字。 ㉔幕：帐篷。 ㉕傲戏：嬉戏。傲，疑为“遨”。 ㉖隙：漏洞。 ㉗君辱臣当死：应为“臣辱君当死”。当：判决。 ㉘易操：改变行为。 ㉙乘：凌驾。 ㉚三家：指鲁国的仲孙、叔孙、季孙三位大夫，是鲁国宗室中势力最强大的三家。 ㉛卒：最后。 ㉜单：通“殫”，尽。 ㉝贞臣：正直而有操守之臣。

【译文】鲁定公时，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举行盟会，孔子在盟会中担任司仪工作。两位国君登坛之后，双方都要居下位，都要揖让对方，君臣之礼庄重、恭敬而完备。参加盟会的齐国

人喧闹着站起来，要把鲁定公抓起来。孔子迅速登阶而上，没走完最后一级就停下来，对齐景公说：“两国君主友好，应凭借礼使对方服从，依靠乐感化对方。我听说嘉乐不适合露天演奏，牺尊、象尊这样的贡品不应下堂，你们齐国这些偏远地方的无知之人想要得到什么呢？”命令司马制止喧闹。鲁定公说：“对。”齐景公退后，离开座位说：“这是我的过错。”回去后自己批评齐国的大夫，结束了盟会。齐人让一个名叫旃的优在鲁定公帐篷前跳舞，嬉戏，企图伺机钻鲁定公的空子，好再抓鲁定公。孔子叹气说：“臣下侮辱君主，要处以死罪。”派司马执行军法把旃斩首，并把他的头和脚分别从不同的门送出去。这样，齐国人很害怕，君臣都改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不再坦然地象过去那样行事了，于是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的土地，终于放弃了欺凌鲁国的想法。这件事使邻国受到震动，人们心里都向往鲁国。强国骄横的国君，没有不惊恐畏惧的。邪臣佞人都改变行为和想法，天下的政治，……而折中。而鲁定公被仲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三家限制，被众人包围，最终不能任用孔子的原因，在于他心中没有独到的见解，又被奸邪之党所迷惑，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国家，也毁了自己。国家的权力归于仲孙氏等三家，国土几乎被齐国吞并干净。任用人才是那样的不明智，失去人才又是这样的不可惜。然而鲁定公没有醒悟到这些，相信季孙的计谋，背弃正直的臣子的计策，落了个拘守懦弱的名声，而丧失了山丘一样巨大的功业。这样不是太糊涂了吗？

故邪臣之蔽贤，犹浮云之障日月也。非得神灵之化^①，罢^②云霓翳^③，令归山海，然后乃得睹其光明，暴^④天下之濡湿、照四方之晦冥^⑤。今上无明王圣主，下无贞正诸侯，诛钜^⑥奸臣贼子之党，解释凝滞纆缪^⑦之结，然后忠良方直之人，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。故孔子遭君暗臣乱，众邪在位，政道隔于三家，仁义闭于公门^⑧，故作《公陵》^⑨之歌，伤无权力于世，大化^⑩绝而不通，道德施而不用，故曰：“无如之何者，吾末^⑪如之何也已矣。”夫言道因^⑫权而立，德因势而行，不在其位者，则无以齐^⑬其政，不操其柄者，则无以制其刚^⑭。《诗》云：“有斧有柯。”言何以治之也。

【注释】 ①化：造化，这里有“功力”的意思。 ②罢：除去。 ③霁(jì)：云散。霁(yì)：这里指云。 ④暴(pù)：晒。 ⑤晦冥：黑暗。 ⑥钁：即“锄”。 ⑦纰(pī)：错误。 ⑧公门：君门。 ⑨公陵：应作“丘陵”。 ⑩大化：广大深远的教化。 ⑪未：没有。 ⑫因：凭借。 ⑬齐：治理。 ⑭刚：似应作“纲”。

【译文】所以邪臣埋没贤者，就像浮云遮蔽日月一样。只有借助神灵的功力，扫清云雾，使之归于山海，然后才能见到日月的光明，才能曝晒天下潮湿的地方，照亮各处阴暗的角落。现在上没有圣明的君主，下没有忠诚正直的诸侯。诛杀锄灭奸臣贼党，解开艰涩、错误的死结。这样做了以后，忠良正直的人就能在世界上容身，并能在政治上得到任用。孔子遭遇那种君主昏愤、臣子作乱的局面，众多的邪恶之人占据高位，政治被仲孙氏等三家把持，仁义被关在王宫内不得施行，所以他就作了《丘陵》这首歌，为自己没有权力，广大的教化不能畅行无阻，道德提出来不能实行而伤感。所以他说：“对这种局面，我没有办法。”他的话是说：道是依仗权力来确立的，德是凭借地位而推行的。不在其位的人，就无法治理政务；不把持权力的人，就无法制定施政纲领。《诗经》这样说：“有斧有柄。”说的就是凭借什么治理啊！

第六 慎微

夫建大功于天下者，必先修于闺门^①之内；垂大名于万世者，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。是以伊尹负鼎^②，居于有莘^③之野，修道德于草庐之下。躬^④执农夫之作，意怀帝王之道；身在衡门^⑤之里，志图八极之表^⑥。故释负鼎之志，为天子之佐，克夏立商，诛逆征暴，除天下之患，辟^⑦残贱之类，然后海内治，百姓宁。曾子孝于父母，昏定晨省^⑧，调寒温，适^⑨轻重，勉之于糜粥^⑩之间，行之于衽席^⑪之上，而德美重于后世。此二者，修之于内，著之于外，行之于小，显之于大。

【注释】 ①闺门：内室之门。 ②伊尹负鼎：指商汤贤臣伊尹，背了烹调用鼎和砧板去求见商汤。 ③有莘(xīn)：古国名，故址在今河南陈留县东，一说在今山东曹县北。 ④躬：亲身。 ⑤衡门：即横门，横木为门，指简陋的住所。 ⑥表：外。 ⑦辟：排除。 ⑧昏

定晨省：晚上准备床铺，让父母安寝。早晨前往问讯父母。 ⑨适：使……合适。 ⑩糜粥：煮得很烂的粥。 ⑪衽席：卧席。

【译文】在天下建立大功业的人，必然预先在自己家里修炼；大名流传于万代的人，必然先从细微小事上做起。所以伊尹背了烹调用具，住在有莘国的田野，在草屋中修养道德。亲自从事农耕，而心怀帝王治国之道；身在陋室之中，而立志规划八极之外的地方。所以只要他放下烹调工作，就作了天子的助手，消灭夏国，建立商朝，诛讨叛逆，征伐强暴，清除天下的祸患以及残忍凶暴之人，然后国内得到治理，百姓能够安宁。曾子对其父母行孝，晚上帮助父母安睡，早晨又前往探问，调节寒温，并使衣服轻重合适。努力在父母的饮食、起居方面尽孝，因而他的道德为后世赞美、推崇。这两个人，都是在内心修炼道德，而在外表显示出来；在小事上实行孝道，而在大节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

颜回一簞^①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之中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礼以行之，逊以出之。盖力学而颂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凡人所能为也；若欲移江、河，动太山^②，故^③人力所不能也。如调心在己，背恶向善，不贪于财，不苟于利，分财取寡，服事^④取劳，此天下易知之道、易行之事也，岂有难哉？若造父^⑤之御马，羿^⑥之用弩，则所谓难也。君子不以其^⑦难为之也，故不知^⑧以为善也。绝气力，尚德也。

【注释】 ①簞(dān)：盛饭用的竹器。 ②太山：即泰山。 ③故：通“固”，本来。 ④服事：做事。 ⑤造父：周代擅长驾车的人。 ⑥羿：人名：古代传说中的善射者。 ⑦其：指上文“调心在己……服事取劳”。 ⑧知：通“智”。

【译文】颜回每天只有一簞饭，一瓢水，生活在穷苦人居住的地方，别人不能忍受这种愁苦，而颜回不改变他的乐观态度。遵守礼节行事，本着谦恭的态度说话。努力学习、诵读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；如果想要让长江，黄河改道，让泰山迁移，这本来是人力做不到的。如果调整自己的心理，背离邪恶，趋向善良，不贪财，不用不正当的办法获取好处，分财物的时候拿少的，做事的时候选难的，这是天下容易知道的道理，容易做的事情，怎么会有困难呢？像造父那

样驾驭马，像羿那样使用弓箭，那才是所谓的难呢！君子不把那种加强修养、背恶向善的事视为难做，而是去认真实践，这才是好的。弃绝靠气力取胜的办法，而崇尚道德。

夫目不能别黑白，耳不能别清浊^①，口不能言善恶，则所谓不能也。故设道者易见晓，所以通凡人之心，而达不能之行。道者，人之所行也。夫大道履之而行，则无不能，故谓之道。故孔子曰“道之不行也”，言人不能行之。故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^②有是夫。”言颜渊道施于世而莫之用。由^③人不能怀仁行义，分别纤微，忖度天地；乃苦身劳形，入深山，求神仙，弃二亲，捐骨肉，绝五谷，废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背天地之宝，求不死之道，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。

【注释】 ①清浊：指声音的清晰与含混。 ②尔：你。 ③由：通“犹”，如同。

【译文】眼不能分别黑白两种颜色，耳不能辨别声音的清晰和浑浊，口不能说出善恶的不同，这就是所说的无能。所以设立道应该易于理解，这是为了使一般人的心灵能和道沟通，使无能的人也能达到道的要求。道理，是人们行为的依据。至于大道理，人们只要依照它去实践，就没有行不通的，所以叫它道。所以孔子说“治国之道没实行啊”，是说人们不能去实行它，所以他对颜渊说：“如果国君用我的治国之道，我就推行它；如果国君不用，我就把它保存在身上。只有我和你能这样做。”说的是颜渊在世上推行道却没有采用。这如同人不能做到怀抱仁义并身体力行，分辨细微的事物中所含的道理，内心理量天地，反而折磨自己的身体，进深山访求神仙，抛弃双亲和子女，弃绝五谷，废弃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背弃天地赐予的宝物，寻求不死的法术。这不是用来通于世故并阻挡错误的做法。

若汤、武^①之君，伊、吕^②之臣，因天时而行罚，顺阴阳而运动。上瞻天文，下察人心，以寡服众，以弱制强，革车^③三百，甲卒^④三千，征敌破众，以报大仇。讨逆乱之君，绝烦浊之原^⑤。天下和平，家给^⑥人足，匹夫行仁，商贾行信。齐^⑦天地，致^⑧鬼神，河出图，洛出书^⑨。因是之道，寄之天地之间，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？

【注释】 ①汤、武：即商汤和周武王。 ②伊、吕：即伊尹和吕望。 ③革车：兵车。 ④甲卒：披甲的兵士。 ⑤原：通“源”。 ⑥给(jì)：丰足。 ⑦齐：使整齐。 ⑧致：使来到。 ⑨河出图，洛出书：这是关于《周易》一书来源的传说。图指八卦，书指《尚书》中的《洪范》篇。

【译文】像商汤、周武王这样的国君，伊尹、吕望这样的臣子，依照天时施用刑罚，顺应阴阳而转动运行。向上瞻望天文，向下体察民心，依靠少数人统治多数人，利用柔弱的制约刚强的。战车三百，斗士三千，征讨、打败众多的敌人，回报最大的仇敌。讨伐叛逆作乱的国君，断绝繁杂混乱的根源。天下平和安定，百姓家家富足。匹夫实行仁，商人遵从信，使天地统一，鬼神前来致福。黄河出了八卦图，洛水出了《洪范》这本书。遵循这一道术，存身于天地之间，这不就是古代所谓得道的人吗？

夫播^①布革^②，乱毛发，登高山，食木实^③，视之无优游^④之容，听之无仁义之辞。忽忽^⑤若狂痴，推之不往，引^⑥之不来。当世不蒙^⑦其功，后代不见其才，君倾而不扶，国危而不持，寂寞而无邻，寥廓^⑧而独寐。可谓避世，而非怀道者也。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，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。

【注释】 ①播：抛弃。 ②布革：指衣物。 ③木实：果实。 ④优游：悠闲。 ⑤忽忽：神志恍惚的样子。 ⑥引：牵拉。 ⑦蒙：受到。 ⑧寥廓：广阔。

【译文】那些抛弃了衣物服饰，蓬乱着头发，登上高山，以野果为食的人，看其仪表没有悠闲雅致的容貌，听其说话没有仁义的言辞，神情恍惚像是狂妄痴呆一样，推他不朝前走，拉他不过来。他所在的时代没能受惠于他的功业，他以后的时代看不到他的才能。国君将要倾覆，他不会去扶助；国家危在旦夕，他不去拯救。性格孤单没人作伴，在广阔的世界里独处。这可以说是避世，但不是怀抱道术的人啊。所以用自杀的办法躲避灾难则不是好办法，怀抱道术而避世，就是对君主不忠。

是以君子居乱世，则合道德，采微善，绝纤恶，修父子之礼，以及君臣之序^①，乃天地之通道，圣人之所不失也。故隐之则为道，布^②之则为文。诗在心为志，出口为辞。矫以雅僻^③，

砥砺^④钝才，雕琢文彩，抑定狐疑，通塞理顺，分别然否^⑤，而情得以利，而性得以治。绵绵^⑥漠漠^⑦，以道制之，察之无兆，遁之恢恢^⑧，不见其行，不睹其仁，湛然^⑨未悟，久之乃殊。论思天地，动应枢机^⑩。俯仰进退，与道为依。藏之于身，优游待时。故道无废而不兴，器无毁而不治。孔子曰：“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。”言德行而其下顺之矣。

【注释】 ①序：等级。 ②布：发表。 ③矫以雅僻：当作“矫邪僻”。 ④砥砺：磨炼。 ⑤然否：正确的和不正确的。 ⑥绵绵：微弱。 ⑦漠漠：无声。 ⑧恢恢：广大。 ⑨湛（zhān）然：深厚的样子。 ⑩枢机：门上的转轴和弓弩上的机关，比喻事物的关键部分。

【译文】所以君子处于乱世，就统一道德，采纳任何细微的善，弃绝任何细微的恶，修习父子之间以及君臣之间的礼仪。这是天地之间普遍的道术，是圣人永远要保有的。所以深藏心中的就是道，公开发布的就成了文章。诗在心中是人的志向，吟诵出来就成了言辞。这些都可以矫正邪僻，使迟钝的人受到磨炼而变得聪明。雕琢它的文采，确定有疑惑的地方，疏通阻塞的地方，整理顺畅的地方，分辨正确与否。因此情感能够得到培养，性格能够得到熏陶。圣人微弱无声，以道术控制事物，看上去没有任何痕迹，隐入广大无边的世界，看不到其行为，也看不到其体现出来的仁。因为深厚而不易理解，时间久了才会显示出与众不同。讨论思考天地，行动常能与事物运动的内在规律相适应。上下进退，以道术作为依靠的对象，身怀道术，从容地等待时机。所以道术没有废弃而不再起用的，器物没有毁坏而不再整治的。孔子说：“有最高尚的德和最主要的道术使天下的人顺从自己。”说的是道德推行之后，老百姓就会顺从了。

第七 资质

质美者以通为贵，才良者以显为能。何以言之？夫楸^①豫章^②，天下之名木也，生于深山之中，产于溪谷之旁，立则为大山众木之宗，仆则为万世之用。浮于山水之流，出于冥冥^③之野，因江河之道而达于京师^④之下，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。精

捍^⑤直理^⑥，密致博通^⑦，虫蝎不能穿，水湿不能伤。在高柔软，入地坚强。无膏泽而光润生，不刻画而文章成。上为帝王之御物，下则赐公卿，庶贱^⑧而得以备器械。闭绝以关梁^⑨，及隘^⑩于山阪^⑪之阻，隔于九峘^⑫之堤，仆于嵬崔^⑬之山，顿于窅冥^⑭之溪。树蒙茏^⑮蔓延而无间，石崔嵬岩^⑯而不开。广者无舟车之通，狭者无步担之蹊^⑰。商贾所不至，工匠所不窥，知者所不见，见者所不知，功弃而德亡，腐朽而枯伤。转于百仞^⑱之壑，惕然^⑲而独僵^⑳。当斯之时，不如道旁之枯杨。丛丛^㉑结屈^㉒，委曲不同，然生于大都之广地，近于大匠之名工，材器制断^㉓，规矩度量，坚者补朽，短者续长，大者治罇^㉔，小者治觴^㉕。饰以丹漆，罫^㉖以明光。上备大牢^㉗，春秋礼庠^㉘，褒^㉙以文采，立礼矜庄。冠带正容，对酒行觴^㉚，卿士列位，布陈宫堂。望之者目眩，近之者鼻芳。故事闭之则绝，次^㉛之则通，抑之则沉，兴之则扬。处地^㉜榱梓^㉝，贱于枯杨。德美非不相绝也，才力非不相悬也，彼则槁枯而远弃，此则为宗庙之瑚琏^㉞者，通与不通也。

【注释】 ①榱(pián)：南方树木名，又称黄榱。 ②豫章：即樟木。 ③冥冥：高远。 ④京师：京城。 ⑤精捍：这里指木质精良。 ⑥理：指木纹。 ⑦博通：高大挺直。 ⑧庶贱：地位低下的人。 ⑨关梁：关门和桥梁。 ⑩隘(è)：通“阨”，阻隔。 ⑪山阪：山坡。 ⑫峘：当作“沔”，大水。 ⑬嵬崔：即崔嵬，高耸的样子。 ⑭窅(yǎo)冥：幽深的样子。 ⑮蒙茏：覆盖、遮蔽的样子。 ⑯巉(chán)岩：同“巉岩”，险峻的样子。 ⑰蹊：小路。 ⑱仞：古代长度单位，相当于七尺。 ⑲惕然：疾速的样子。 ⑳僵：倒下。 ㉑丛丛(lěi)：众多的样子。 ㉒结屈：即“诘屈”，弯曲。 ㉓制断：裁定。 ㉔罇(zūn)：本作“尊”，酒器，用于祭祀。 ㉕觴(shāng)：酒杯。 ㉖罫(dù)：古通“涂”。 ㉗大牢：也作太牢。祭祀盛放牺牲的食器。 ㉘礼庠(xiáng)：在庠(乡学)举行祭奠之礼。 ㉙褒：赞赏，这里有“增饰”之意。 ㉚行觴：劝酒。 ㉛次：使有序。 ㉜处地：在本地。 ㉝梓：一种树，质地轻软，便于切削。 ㉞瑚琏：祭祀时盛放栗稷的器皿，比喻有才的人。

【译文】质地美好的东西因为通达而变得贵重，才能优良的人只有地位显赫才会显示出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榱、楠、豫章是天下有名的树木，它们生长在深山中、溪谷旁，直立时成为泰山万木之宗，倒地后则成为万世使用的器物。漂浮在山